

總序

吳郡黃魯曾撰

天下人品惟高惟貞而靈慧者又別科焉自夫君人者之重尊士也士始為貴於貴而不與其貴者斯莫能以齊及之此高士之所以懸斯世也高士者俾道觀渾淪俾行制純精俾心存湛寧俾身都跨陵而為億萬載後來者之默成降而下之乃有列女聖義交極信智兼底一節一道可法可模而覆能引夫子於仁賢之域化人倫於丕變之風其不當易之淺之也耶彼山谷之深藏閨闈之靖處若不足以迴旋俗習而整帖禮儀寔治天下之重基大端也遠而及之又有玄室解化之徒空門轉迴之衆冲形冥峻闡律茫漠雖不能翊贊朝著粉飾太平亦乃物表之幽致方

外之逸稱不可以虛無捐而奇誕黜也故用序而刊之於梓一曰高士傳一曰列女傳一曰列仙傳而又摠命之曰漢唐三傳若高僧則經名法號大率梵音所譯恐為一時厭忌不能讀其中有崇深宏勝之旨若三傳既行而尚有所俟也其各為流楷競作群則者誠可以預擬乎哉

高士傳序

五嶽山人

黃省曾

撰

夫休麟彩鳥見以瑞和而非驪綠之可御丹芝玉草服以長年而非葭蒿之易生逸民邀獻出以淳世而非尋常之可靡蓋其緒性玄漠廣德如天抱度弘虛上善若水設俾尊以黃屋必後身而濟群元寄之赤縣將釋智而登萬物無為之治迺其所優但甘淵之光不雜輝於螢燭崋山之膏豈污馨於濁涌時謬心違翩然遠舉此黃帝所以勤禮於具茨也較其賁園之故若彼克舜秉龍不越樽俎乙辛握鏡有畏郊犧屈軼指庭而仁賢宜卷朱鳥流屋而高尚斯閑載謫風揚則宣篤者藏兵車途啟則揖讓者歛饗餐

道長則廉白者退此哲聖避韜之大略也加之主威日隆
臣跡難善宰旦之忠且倉皇於狼跋相何之謹亦局蹐於
犴居他可鑒矣其若范子逃誅於汎澤留侯拒禍於訪松
是亦沸羹完指而虎口余生也有晉玄晏先生弱步清蹈
燭圭紱之浮險旌招固却悟林曠之處安養神末疾暢志
緗素遂乃上際陶唐下羅漢魏搜萃名流目之高士歷歲
二千錄人九十但經緇染即爾捐遺猥予淺抱緬與同襟
每於傳末附以贊頌庶幾激貪夫於異代助美化於聖時
也嘉靖癸巳三月二十三日

高士傳序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
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
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減之節明
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
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
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
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
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
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許由

石戶之農

小臣稷

庚桑楚

荷簣

陸通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王倪

善卷

蒲衣子

弦高

老萊子

長沮桀溺

曾參

齧缺

子州支父

披裘公

商容

林類

石門守

顏回

巢父

壤父

江上丈人

老子李耳

榮啟期

荷篠丈人

原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頑觸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人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索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士傳卷上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道不鑿

至人秀世

被衣冠出

超然釋智

齧公聆教

無言相契

暢懌長歌

冥筌排去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鵲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獾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天士

缺也問道

育艾爾神

一綿虛抱

寒暑何侵

風雷弗眊

大準玄黃

權輿上教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齧缺由師

蘊含上智

至道相延

宗王祖被

遐言未卒

呶然睡寐

滅影山隅

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巢父鳥棲

弗營棟宇

由進塵言

嚴揮不與

乃臨其清

乃洗其耳

箕顓高風

千齡無已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

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岵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武仲潔修

毫邪不處

黃屋將歸

紫芳高舉

潁汲箕田

羞顏汗鄙

俎豆公神

綿綿無已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

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予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過矣善卷

君堯北面

鹿衣牧世

自臻從勸

虞欽玄德

讓之赤縣

貴適心神

永棲荒巘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休休支父

道重八埏

陰寢陽覺

神寂而恬

巍巍二帝

大器告傳

不遑長謝

繕性自全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太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老父晴髮

愉愉壤戲

吐願鳴歌

朝興夕憇

虛渴咸克

帝馬何利

醇和未斲

陶哉寓世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虞皇御世

虛諮禪者

石戶之農

至人狂野

天位以干

棄如屣捨

滅迹滄溟

清蹤莫寫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蒲衣妙紀

德與天侔

大舜虛襟

模範是求

發評虞泰

致一馬牛

擾勞民宰

胡可纓留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負薪炎暑

吳有一翁

粗絺弗御

冒彼蒙茸

季札相逅

遺拾不從

姓名終闕

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負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負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枻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勿勿誠別

何用名為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

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小臣之稷

微爾齊氓

巍崖獨拔

苦節自貞

君輯數過

聊得瞻迎

區區管鮑

何足班倫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弦公鄭寶

托跡遷賈

秦穆揚兵

于周邂逅

矯命犒師

陰抒國禍

辭賞居夷

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

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商容大道

聃也之師

形將蛻化

教庶瓊遺

三言甚寡

萬務何餘

喜編後授

屢發其規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伯陽聖老

人貌天行

壽經億代

道冠羣生

龍稱禮得

牛候書成

西關度跡

玄化冥冥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庚桑耳役

畫去挈遠

息意三年

風尊翠巘

俎豆不樂

形生自晏

賢知明揚

世心何淺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段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之人莫知其所終也

楚萊避紛

蒙陽寄輶

草宮木榻

水菽怡志

駕屈楚君

經綸將貽

內贊遐謀

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林類鰥遊

取資滯竦

踽踽行歌

蕭蕭子影

素王載觀

令賜乞請

果得高言

不虛停軫

榮啟期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郿野

撫絃而嬉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莫之難矣

荷蕢者何

逃名衛地

宣尼鳴樂

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

比之厲揭

斯行斯言

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悠悠沮溺

並耜荒墟

敬詢渡濟

暫駐浮車

飄然無荅

齊口致譏

物情不足

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石門門者

闔闔是尸

仲路宵投

過詢其師

魯尼入耳

強仕致譏

闕光韜彩

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絕軌

倨接洙賢

天涯日暮

鷄黍是延

載陳夫子

尋返客轅

先幾掃跡

虛室依然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
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
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
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
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
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
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游諸名
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
仙云

接輿壓濁

放隱佯狂

徵羅上士

徙適遐方

歌哀鳳德

車下道傍

洞天周涉

妙藥為糧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
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
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

于魯

孝哉子輿

領道泗濱

浩浩之氣

常驕大人

為都不樂

好爵難嬰

單居秘論

傳耀千春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顏氏之子

不忤簞瓢

心齋白日

志迥青霄

圃衣田食

大聖遊文

鼓琴蓬華

可以逍遙

原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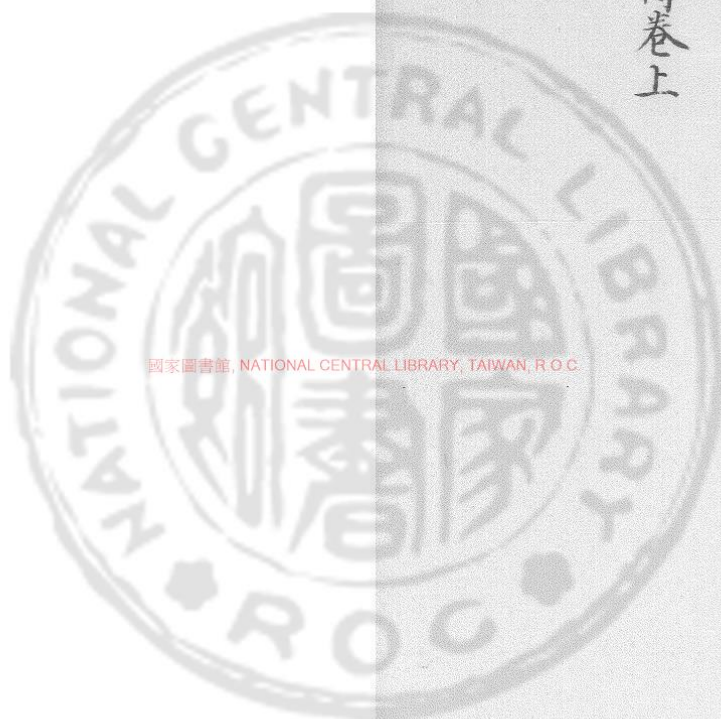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卷上

原生賸盡
彫裘歷紀
聞剖病貧

室侵風雨
友賜榮華
終身含耻

薄炊經旬
驂駢萃止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
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
輕挈水若拙其名為桴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
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慙
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頃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捐捐其勞

賜焉逢觀

進說為棹

前陳後詰

反覆見朝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元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彼^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至我壺子

列老下趨

龍藏鄭圃

真與道俱

側聞玄語

宣發希微

載陳生化

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

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康念是非口康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康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康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告筮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候虛乘風其可得乎

老商樹教

列寇下趨

居門七載

席始相携

眼耳都融

葉幹忘機

乘風枯槁

得道而歸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子時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乎士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樂冠隱鄭

四十餘年

台衡大魏

頓首拒烏

麾使悟妻

保體消息

輯風駐世

表籙蓬仙

莊周

莊周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
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
周周方釣於濮水上之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
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
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
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
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周傲世

沈洋寓言

文窮萬妙

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

國聘難主

浩然就盡

弗避烏鳶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游
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為將
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
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軼其僕問曰干木
布衣也君軼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
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軼乎干木

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干木自晉

萍寓西河

群賢分組

樹介巖阿

千乘登門

跳躍逃徂

騰光韋素

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

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則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

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

子方之形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言者真

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灝灝東郭

動展如天

清虛應物

獨抱自然

迷窺高第

欲述難言

文侯失志

爵國可捐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
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
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
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
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
終身不屈

魯穆公儀

崇階以釣

授意孔思

迺非誠到

面返君言

高陳友操

考槃弗諼

畢景怡道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歆並時魯造齊宣王門次
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
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
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
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
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國齊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
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
舉士五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卓犖王斗

抗節齊門

袞衣奔走

至訓希聞

方聆嚶規

省過以承

聊揚五彥

境庶咸寧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特我齊觸

劇折廟堂

上陳二帝

下舉三王

賓師靡諾

形神恐妨

終身不辱

野籙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黔婁物表

著撰存忘

却相魯公

辭卿齊使

捐世蕭條

歛衾弗備

賢矣配人

以康為謚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繻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過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陳仲選情

於陵控玩

輞飢覓李

蝻食過半

楚相敦求

山妻了算

遂嫁雲蹤

鋤丁自竄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歌乃曰浪滄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深山自閑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氏無彰

鱗鬣自舉

偶覲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安期高蹈

療俗千祀

綠海孤遊

朱顏常駐

揮壁阜亭

酬烏始帝

去矣銀臺

永遺塵世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先生為道家之宗焉

伯陽倡教

嗣河流上

句疏章鈞

宣機顯象

戰世紛紜

玄心坦蕩

鶴髮葆真

仙民景嚮

樂臣公

樂臣者公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

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靖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
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
等皆尊事焉

臣公貴閥

或擁旄旌

獨窮玄牝

不滑神精

兵墟故國

蓬轉揚聲

教承瑕翕

振鐸千齡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
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道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
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數百何以治齊人各殊參不
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齊人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
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仕以事終

齋末龍爭

奮圖封拜

禕矣蓋公

遲棲東海

無為教參

齊方祗泰

衍輔漢庭

玄風猶在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
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
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
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

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
終南山不能屈已

皇々四老

同襟齊志

遠虞藍田

芝糧蘿被

弗鑿天真

重歸地肺

降準膺圖

空勞聘幣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
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
詢黃石公故隆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
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進跪焉公以足
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焉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
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
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
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
當如是乃如是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王為者師矣後十三
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
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
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
葬焉

何者老翁
腹履令拾

托名黃石
玉璫金版

蚤鑒留侯
授之不惜

定帝謀王

穀留城跡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姬魯兩生

孔庭遺學

叔孫佐命

儀聲延作

謂方荆棘

難興禮樂

弗納玄纁

翺飛寥郭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老年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馯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移容士

四嗣俱興

親勞萬乘

造拜執經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
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
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
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戰
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鞶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
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鞶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
使跪繫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願以王生

道研軒李

斐爾張公

素交一臂

鞶解盡廷

趨風敬繫

凡百華裾

悉高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
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南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
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
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
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
生少致意焉峻報曰書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
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
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
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
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

悔愴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
世奉祀之不絕

京兆伯陵

阡峰屏躅

太史騰書

興言復報

知足無虞

守玄祛辱

居士靈祠

春秋自續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
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
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
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終
身不仕卒于家

北郡韓福

紫白修躬

博陸調鼎

廼下旌了

疾稽中驛

帛獎幽蹤

荷衣鴈杖

陶陶令中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
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
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吏官陛下
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
之法上不能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成公金朴

稱謂不傳

途遭玉輦

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

克免帝愆

書郎延遣

竿戶乞言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還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愈高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安丘丈人

中林自命

龍位來師

豹潛逾勁

岐業周流

老編刪定

振教玄玄

道家衡鏡

宋勝之

不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輒搭貝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勝之敦孝

聚居風動

力施衰白

食損姻衆

附姊饗飧

拒兄錄用

獨綜絃歌

義究是弄

張蔚仲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
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遐輪

景卿並轍

洞探乾曜

兼長槃業

闔戶棲神

荆榛掩絕

塵鑒何知

馨光不減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
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遊
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
曰君可備禮與相見矣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
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
為輕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
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寓金子無儋石乃
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
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令我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
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
冲大慙君平曰嘆蓋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
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師雲所師

冉文是闡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其人貞目

重火匪盡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大夫龔勝為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追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去出衆莫知其誰也

彭城老父

陸沉皓首

炎鼎將移

麟摧鳳蹂

弔哭低回

曾非儕友

薰膏之規

哲士宜守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紀成人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同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壁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世道交喪

子良隱身

寧極青山

耻歌白石

求於井蛙

責之負篋笑

兔戮狐收

泰然林澤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或稱其德曰谷口鄭子耕真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谷口子真

甘恬秉默

非服弗服

非食弗食

不答徵車

為農草澤

吁嗟法言

撰其玄德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向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仲元所居

俗用拭新

授之百里

非其素情

中途遁絕

卒老高深

先英評許

未悉玄真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之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

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子平上哲

賦德淵冲

玩辭觀象

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

家務不宗

周攀板五嶽

禽老是同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賣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几域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至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仲儒處英

放獨新世

光武中興

守禮不試

草履野耕

甘於沈醫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室高明 濟成遯事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名姓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語也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曰光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嫺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良久張目而言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并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除為諫議大夫不_後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烏建武十七年徵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玉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布為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大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髮被稱疾不答詔命

君直峻守

恥交萬乘

清夜片言

終身為信

叩金復興

幣玉不應

葆蓋煌煌

導廬慰問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後還遁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隱者閒曠

避世滄瀛

其友樹節

延餌華纓

進輕退促

舉動不經

交攜長絕

時議所欽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章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又以身

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
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
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
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
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
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
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
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
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
頃又去吳適居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
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
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
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
冢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

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高恢總髮

道德是求

伯鸞齋志

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

歌以寫憂

形容萬里

遠蹈同流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史執棗栗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之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孝威特邁

稅趾武安

默居土室

不願彈冠

郡公溫勞

有語足寬

終齡超遂

大璞得完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

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逡遁以壽終

俗休謝俗

劉藥青冥

通都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

避敵霸陵

佯隨國聘

俄蹈虛真

丘訢

丘訢字季春秋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人

為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

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人祿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季春散俗

自矜無伍

國守逢迎

翩翩鳳止

寵祿塵如

清言爛吐

鄙爾扶風

誰攀冠屨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

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

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

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之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且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仲彥驚揚

孤翔不娶

友牘殷勤

淡無應畀

入島尋山

還家告逝

復見他邦

的然靈異

任崇

任崇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身隱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崇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崇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諭欲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季卿懿賢

弘通卜藝

超峙區表

棄榮絕利

龐守來瞻

默形三諭

鳳色鴻姿

圖傳鄉地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

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
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
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
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
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中和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
行倅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
在宗廟為國碩輔由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
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南稱獎

摯氏之恂

光于祖德

博貫無倫

幽潛不惑

聲薄九霄

經傳四國

樂矢弗諼

空勞物色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
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
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
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更之
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
公明府賢良皆不就同部田薦羽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
業學窮典奧幽居怡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
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
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
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
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
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高卿宿學

門衆絲如

功曹面都

孤峻所希

再薦知己

四下鸞書

杳然長絕

德撰穿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許何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
臨污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
溫異之使問曰人來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
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
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而予以父天下邪
後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
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之羞子何忍欲人
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漢濱老人

操鉏汚上

翠華雷動

不屑瞻仰

台臣屈問

理辯如響

俯首含羞

匆匆塵鞅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
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惟薦穉於朗廷由是五舉孝廉

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
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
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
徵不^就壽以壽終

穉子清妙

超絕代俗

屢辟鴻臚

不暇皎王

萬里赴喪

矣雞茅束

以力粥醴

安安自足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
同縣高險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
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

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
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為
節等所憚遂隱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
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為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
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
剪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為冶工客作形貌毀粹積傭
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為人所
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
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
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八顧夏馥

不通紕綺

抱影煙霞

灰情辟舉

秦網載張

天形遂毀

客作將終

固迎歸止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嘗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吊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束一芻其人如王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廬膳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楊光竹簡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王為父報讐外黃令配梁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明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

博貫五經^通加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
學子居病困以身託燭燭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
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燭不肯授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
壽終

子龍尚節

抗論生枯

博經舉贊

殯友浮河

榜標初熾

獨嘆坑虞

巢依梁碣

得以安歌

袁閔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
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
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
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汝南夏甫

杜門深處

日朝母氏

揮絕賓侶

科頭自放

不關俗禮

長歌白駒

逍遙桑梓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
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
各娶兄弟相不愛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
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几
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

寧二年靈帝詔徵為掾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
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
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及不再以玄纁聘不就
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於天下年七十七卒於
家

伯淮英朗

經通緯治

四海摠衣

多齋孔氏

天使圖形

幽房韜被

碧海浮桴

青州逃去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
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
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知公孫淵必
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
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
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書布單衣加首絮
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寧也何自

管仲之孫

片金弗顧

割席遠歆

龍德既顯

豹隱是徵

甘心玄冥

郡閣圖形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高客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
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

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太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康成蚤穎

博極羣典

得五馬門

大道是免

几授尊高

孟崇溫儼

八尺終軀

終焉閉歛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君徵云

定祖儒流

世有贊言

披求遷傳

感激伸連

情性咸得

出去憂纏

清虛無染

珎珎永捐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天保全一身孰若全保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而指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龐公真隱

志凌冰雪

弗慕榮華

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

身於世絕

茹秀鹿門

欣怡雲月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
春秋怡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國沛橋玄為漢太守召
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蓋收岐若不
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蓋爭之玄怒益搥之蓋得杖且
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
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
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蓄蜂豕為事教授者
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
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
以壽終于家

子平幼孤

俞俞守道

功曹爰致

托疾以報

守計切迫

尹郵宣救

牧豕調蜂

天涯嘯傲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
曰捌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心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

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
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
二十六人賴陰令丘楨追號靖曰玄行先生賴川太守王
懷亦謚曰昭玉先生

八龍矯首

里署高陽

叔慈撫化

物外遊翔

終身肥遁

至寶含章

玄昭二謚

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
亦辟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
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

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胡昭高尚

不事袁曹

陸渾之下

耕誦逍遙

樂亭相誓

由免奔騷

群賢遞薦

已入冥寥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出漢末及魏受禪常
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
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
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子女交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
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
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孝然奇士

少避白波

食草啜水

露寓于河

色姝翳體

伐國謬歌

饑寒待盡

風節高哉

高士傳卷下

高士傳三卷為有明張省曾所撰頌
時為之紙貴鈔肯與首卷至中卷兩翻
而止彭龍池先生急於騰錄鈔肯不及
終未遂目為書之藏於家後余以得以
為反古長物先賢著述之可寶貴况

又加似鄉賢之手澤邪 毛晉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